

半边天

朱跃杰

我在农村插队期间，常听到对女同志称为“半边天”，这一称谓源于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一句响亮口号，即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。事实也确如此。那时农村妇女，不涂脂抹粉，不整容美颜，不追求时尚，她们衣着朴实，或扎长辫，或扎短辫，或留齐耳短发，却个个精神饱满，地里农活，家务琐事，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，说她们是半边天，可谓名副其实。

半边天，当然少不了领头雁，那时生产队都设有妇女队长，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，是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，大约三十七八岁，矮矮的个子，黝黑的脸庞，一头短发，显得非常精干。当年有句顺口溜“干部不领，水牛掉井。”妇女队长别看官职小，可不是花拳绣腿的摆设，承担着繁重的分工派活任务，同时自己还要事事冲在前，才能使其他社员服气。

有一年冬季，开展农田基本建设，生产队男劳力整修机电灌站，妇女则组织担塘泥，我当时体瘦个矮，生产队照顾我，跟着妇女一起担塘泥。起初以为这活很简单，没想到一挑湿漉漉的塘泥，看上去不起眼，分量却非常重。当年

挑塘泥用的工具是箢子，是用竹子编的，外形像簸箕，一担塘泥重量，少说也有七八十斤，我在家里没干过这种活，挑着塘泥往两里外地里送，一会儿扁担就晃悠起来，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加之自己不会换肩，用一个肩膀挑，走不远就要放下箢子歇息一下。

回头再看看妇女队长，娇小的身材，看似弱不禁风，挑起一担塘泥，却步履轻盈，疾步如风，一会儿扁担换到左肩，一会儿扁担又换到右肩，她往地里送了两趟塘泥，我连一趟还没有送到，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。由此联想到，当时我们正排演的一个表演唱节目，歌名叫《铁姑娘班》，歌词大意是“鲜艳的红旗迎风飘，妇女们扛着大镐进了山，前面走咱们的女队长，紧跟着飒爽英姿的铁骨姑娘班……”。这首歌，不就是写我们的妇女队长吗？

当年的农村妇女，在生产队是半边天，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回到家里，却是大半边天，什么哺育儿女，烧锅做饭，缝缝补补，洗洗浆浆等家务，都落到妇女头上。那时城里大男子主义渐微，男人下班回去后，还干点家务；而

在农村大男子主义依然有市场，或许农村男人干的活太重、太累的缘故。而妇女则没这个待遇，农活再苦再累，收工后就慌忙往家赶，来不及洗把脸，就手忙脚乱在锅台上下忙绿，伺候一家人的吃喝。我们那里不知何时，流传一句俗语“女人不是人，面条不是饭”，遇到家里来客人，饭菜端上桌后，自己就在厨房里随便扒拉一口。假使一个家庭须臾离开了妇女的料理，那非乱作一锅粥不可。

我下放初，曾在房东陈汝禄大叔家住大半年，耳闻目睹了陈大娘辛苦的家劳务作。陈大娘四十多岁，一生哺育三儿二女，长期的艰苦劳作，满脸布满岁月的沧桑，看上去就像个老太太。无论中午还上晚上，生产队已收工，她第一个冲进家门，从门楣上取出钥匙，一头扎进厨房，点柴火，淘米，洗菜，炒菜，一气呵成，满屋的烟灰，顶一块头巾用以遮挡。在闲暇时，也没有得闲，在门前小池塘里洗洗涮涮，一家人的衣服，都在这石板上焕然一新，石板磨平了，棒槌也敲细了，一年四季，从未停歇。用一句俗语形容就是“两眼一睁，忙到熄灯。”这种为家庭甘愿奉献的伟大母性，就是支起一个家庭的脊梁，也是中华民族得以世代繁衍的力量源泉。

繁重的劳作，有时半边天也需要发泄。导火索大都是家庭矛

盾，或大吵一架，或大骂一通，出出气，就能消消气，也有心胸狭窄的，为此走上极端。那时家庭也没什利害冲突，都是一些家务琐事，既没有“小三”插足，也没有桃色新闻，这种事在当时视为作风问题，被人们不齿。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家庭小事，有时也可以是压倒自己最后一根稻草。

有一年初春，万物复苏，乍暖还凉，生产队已准备春耕备播。我当时有事请假几天，就在我请假这几天，生产队发生令人意外的一件大事。我回生产队后，社员老水告知我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：小福的父母亲，在一天雨夜发生争执，小福父亲在争吵中，咄咄逼人，寸步不让，这让日夜操劳的小福妈感到心寒，一气之下，离家出走，小福爹以为这只是消气，就未引起重视，自己倒头就去睡觉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仍未见小福妈回来，感到事态严重，立即组织家人四处寻找，不幸的事，在村东头的小树林里，小福妈意自缢身亡。经年累月的劳作，家人缺少关爱，使其无奈地走上极端。

半边天，这一当年对妇女的称谓，在今天早已时过境迁，但那曾经由此发生的一些人和事，却久久萦绕在我的眼前，至今也难以遗忘……

诗韵里的蝉鸣

尚庆海

“试逐微风远，聊随夏叶繁。轻飞避楚雀，饮露入吴园。流音绕丛藿，余响切高轩。借问边城客，伤情宁可言。”这是南北朝萧子范的《后堂听蝉》，作者通过多角度细致入微的描写，把蝉的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，细细品读，蝉的行迹犹如眼前，蝉的鸣叫似响在耳边。

蝉鸣，是夏季最悦耳的和声，记得儿时百听不厌，如今生活在城里，分外怀念当年在乡下此起彼伏的蝉鸣。闲来捧读“金蝉诗”，在古诗词中“聆听”蝉鸣，别有一番风趣。

唐代诗人卢仝《新蝉》：“泉溜潜幽咽，琴鸣乍往还。长风剪不断，还在树枝间。”短短 20 字，诗人把蝉的鸣叫像幽咽的流泉，如鸣琴的旋律，描写的生动传神，入木三分，即便是那长风也不能将蝉的歌声

割断带走，它时时刻刻飘荡回响在树枝间。

“舳舻何泛泛，空水共悠悠。阴霞生远岫，阳景逐回流。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此地动归念，长年悲倦游。”这是南朝诗人王籍的《入若耶溪》，意思是说诗人驾着小舟在若耶溪上悠闲地游玩，天空倒映水中，水天相连成一片。晚霞从远处背阳的山头升起，照耀着蜿蜒曲折的水流。蝉声高唱，林间却显得格外宁静；鸟鸣声声，深山里更比往常更清幽，林泉美景，使诗人顿生归隐之心……整首诗文辞清婉，音律谐美，意韵深远，诗意盎然。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更是千古传诵的名句。

宋代诗人朱熹的《南安道中》：“晓涧淙流急，秋山寒气深。高蝉多远韵，茂树有余阴。烟火居民少，荒

蹊草露侵。悠悠秋稼晚，寥落岁寒心。”唐代诗人虞世南的《蝉》：“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皆是写了高蝉之声的悠远。

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震林樾。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。”清代诗人袁枚的《所见》写出了牧童充满好奇心的童真。全诗用白描手法，把小牧童的可爱机灵描绘的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，似在在读者眼前铺开了一幅鲜活生动、意趣盎然的牧童听蝉图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六月三日夜闻蝉》：“荷香清露坠，柳动好风生。微月初三夜，新蝉第一声。乍闻愁北客，静听忆东京。我有竹林宅，别来蝉再鸣。不知池上月，谁拨小船行。”蝉鸣声一起，盛夏便来临了。蝉似乎永远都不知道疲倦，栖在高高的树枝上，高亢激越的唱个不停。这首诗又会勾起多少人对夏天的美好回忆？